



花城年选系列

2016中国 报告文学 年选

权威名家精选 沉淀文学精髓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主编

何建明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2016 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何建明

主编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6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 ;
何建明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194-9

I. ①2… II. ①中… ②何…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6145号

丛书篆刻: 朱 涛
封面图: 明皇幸蜀图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欧阳蘅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书 名	2016 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2016 ZHONGGUO BAOGAO WENXUE NIAN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丰收季节里的喜与忧

——2016 报告文学年选序

一直以来，历史和现实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两大维度，报告文学的大地因它们的浇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报告文学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和人民生活的血脉，报告文学因此也具有经久不衰的活力。所以，展现历史和关照现实的优秀作品，依然是今年报告文学年选的重点。每年这个季节，我们在整理一年的文学创作时，总有不少喜悦。确实也是如此，在“中国故事”遍地的时代和民族，你不可能看不到方方面面令人激动和欣喜的事。报告文学作家承担着把这些“欣喜”拾起来，再编织成诗意的文字，这便是 2016 年的报告文学成就——

2016 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许多作家围绕这个主题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深化的阶段。由大历史到小人物、由过去到现在、由革命大家到革命小家，这一年的战争题材书写无论从格局、视角、叙事都令人耳目一新。

《赤澜 1929》更多地开始关注普通人或小人物的命运与遭际。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安徽金寨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重镇，千万个金寨儿女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浴血奋战，这些在教科书里没有甚至可能永远长埋于献血土地下的人物故事，如今让我们了解、熟知，感叹，敬仰。

与金寨类似的还有小布镇，小布镇曾经是中国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与金寨相比它的“名声”更鲜为人知。《小布的风声》则把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江西宁都县的小布镇的革命故事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和优美的叙述呈现给读者，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赤澜 1929》不同的是，它把视角转到现实，采用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的叙述，通过今非昔比的手法，真实地展现了革命老区的山乡巨变，是今年在描写老区新貌上为数不多的优秀

作品。

《杨氏家国梦》则另辟蹊径，抛开战场，以清末民初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从杨淮清的视角，通过全景式的叙写呈现杨氏一家人在80年间家庭的兴衰和起伏的人物命运。以小见大，通过革命小家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和时代变革，这部家教家风的故事成为当时千万个有志之士的家庭的缩影。作为极少反映杨尚昆、杨白冰一家的忠烈与非凡的作品，这篇“领袖家风”值得一看。

关照社会现实一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这一征程上，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各族人民不断拼搏，在各自领域努力进取，创作属于自己的中国经验和故事，报告文学有太多值得去反映和抒写。因“选编”篇幅有限，只能挂一漏十了。

《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记录了中国高速铁路从建设之初一直发展至今的全部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高铁的速度就是中国发展的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的纪实也是一部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腾飞的史书。科技的飞跃发展为中国向中国梦的征程上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这样的中国故事需要宣扬，理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熟知。

《生命的守望者》则聚焦道德模范人物，描写了65岁的朱清章三十年如一日照顾植物人养母直至其苏醒的孝心故事。在推动全社会道德建设的今天，这部作品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悌观和传统美德，是正能量的传递，是一部发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好作品。

《水土中国》是一部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及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水土流失的现状凸现，如何更好地保持生态环境关系着国计民生。近年来水利题材的报告文学出现，《水土中国》就是今年水利题材作品的代表。

因以文学形式及时报告社会生活中重大意义的人和事，报告文学素以文学上的“轻骑兵”著称。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化，报告文学作家直击现场的创作能力减弱，但今年仍有几部佳作频出，《中国时刻——中国援非检测医疗队抗击埃博拉实录》就是一部直击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现场实录。值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之际，面对这种人类束手无策的感染性强、死亡率高的病毒，中国依然选择坚定地与非州人民站在一起，共抗疫情。该书在世界面前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形象，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此外，《“国之重器”诞生记》《中国老兵安魂曲》《上海的另一种叙事

记忆》《于阗王子——兖州兴隆塔佛祖金顶骨真身舍利之谜》《断翅天使飞》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它们各自的优点，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和阅读。

以上选取的只是今年报告文学优秀作品的一部分，抛砖引玉，更多的报告文学精品佳作等待我们齐发现、共分享。

纵观本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我感觉收获的是：这三年，经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创作队伍确有“茁壮成长”、“势不可挡”之势！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尤其我看到像陈启文、孙学丽、陈新等以前的小说家，现在加入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后，出手不凡，佳作频出，干劲冲天，真是喜哉！

但同样，也有几点不满之处：比如特别叫得响的作品不多，在文坛之外公认的令人喜欢的作品不多，题材和创作艺术上让人能眼前一亮的作品不多。这几个“不多”就是一份忧思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创作者局限性还比较大，视野不够宽阔，“手艺”不够精湛多样。其实，在当今中国社会里，可写和可以写好的题材绝对不乏，问题在于创作者自己。现在急就之章、重复书写的太多，包括我自己在内，开拓题材，开拓一部作品的“内控”创作时间，都需要调整和精细，这是我的期待与自勉，也是广大读者的期待与希望。

2017年，一定是个大丰收年！

目录 contents

何建明 丰收季节里的喜与忧

——2016 报告文学年选序 / 001

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

舟扬帆 刘鹏艳 赤澜 1929 / 001

马 娜 小布的风声 / 029

张渝扬 杨氏家国梦（节选） / 042

现实关照

牛海坤 生命的守望者（节选） / 065

哲 夫 水土中国（节选） / 097

王 雄 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 / 120

龚盛辉 曾凡解 “国之重器” 诞生记（节选） / 141

回眸历史

高艳国 赵方新 中国老兵安魂曲（节选） / 167

管新生 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节选） / 191

徐 剑 于阗王子（节选） / 213

余 艳 断翅天使飞（节选）/ 248

精彩现场

何建明 爆炸现场（节选）/ 277

马泰泉 中国时刻——中国援非检测医疗队抗击埃博拉实录 / 304

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

赤澜 1929

舟扬帆 刘鹏艳

一 为什么是金寨

1929年金寨的立夏节暴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五四运动从北京爆发启始，远在大别山脉深处的麻埠、流波疃、燕子河、南溪、斑竹园、金家寨等小学、笔架山农校、禅堂蚕校的师生便举行了集会、游行等声援活动。在外地任教或求学接受了革命思想的金寨籍师生陈绍禹（王明）、蒋光慈、罗固城、袁汉铭、李梯云等进步知识分子，都发挥出了各自的影响，并不断地将《向导》《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传入金寨。

1924年蒋光慈从莫斯科回国返乡，发展他的小学启蒙老师——志成小学读书会组织者詹谷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金寨县的第一

个中共党支部成立，詹谷堂任书记。

从1926年底起，金寨地区党组织便陆续挑选部分农协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去武汉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在武汉、开封、安庆和芜湖工作、学习的金寨籍共产党员们回到家乡。这一批人大都上过学堂，见过世面，能文宜武，理想远大。这时金寨大多数地区都建立起了农民协会，乡村的治理结构急剧改变，形成了一股热气腾腾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型局面，到处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耕地农有”的愿景在大众中深得人心，为今后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奠定了乡村社会的民意基础。

1929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立夏。我们无法查询那天的气象资料，如果白昼无云，立夏的阳光会从黄经四十五度隐隐不安地照射着后来被规划为金寨的地区。然而即使晴空万里，那也是一个几乎没有月光的晚上，夜色愈来愈深，夜幕越来越沉，空气紧张到了极点，终于，立夏节革命武装暴动的枪声，在十一个地点激动人心地打响了。

不对，立夏节暴动不止十一个点。廖家同说，应该是十四个点。

廖家同退休前是金寨县斑竹园镇文化站站长，大约工作的原因，琴棋书画他都可以拿得出手，张口也能来段大别山民歌。这位前站长还是一名资深金寨红色文物收藏及红军历史研究者，从1973年起他便开始收集这方面的实物或口述材料，长年累月地奔走在乡间村镇进行田野调查，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他无疑是打捞红色历史碎片的弥足珍贵的民间先行人。

当然，廖家同首先居有地利之便。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金寨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重镇，鄂豫皖边区著名的“黄麻”“立夏节”和“六霍”三次大规模革命武装起义，后两次都发生在金寨境内，这片位于大别山腹地的红色热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金寨红军史》记载，1929年的立夏节暴动是在丁家埠、李家集、南溪、吴家店、包家畈、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等十一个地点举行。但是廖家同持有异议，按照他的看法，暴动的地点应该是十四个。

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实际上“红军史”上的十一个暴动点，基本也包括了廖家同的十四个点在内，两者之所以形成统计学上的误差，是由于认定的方法不同而造成。哪一种方法论更科学、更严谨姑且不论，至少，他那种修复历史记忆求真存疑的个人执念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最先就是从廖家同口中，听到集中在这么一个姓氏身上的红色冲动的。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漆”字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姓，但是不管谁走到金寨县斑竹园一带，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漆氏家族。亦不管是现在、民国还是前清。

漆先航，字袖海，号任之，历任河南巡抚参议员、省咨议局议员、河南省长葛县知县、陆军18师执法处处长、湖北省荆州府镇守使书记官、四川省夔州府书记官、征收局局长。在漆氏后人一篇缅怀其曾祖父漆树人的文字材料中，这是位被百姓称为“漆青天”的老先生，是忧国忧民，正值英年“不愿与狼共舞，毅然辞官还乡，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大别山革命事业中来”的传奇人物。

关于辞官，最贴切地反映了漆树人思想状况的可能莫过于他的《思归》：

半雅亭边雁阵斜，入来蜀道向天涯。

春前怕树忘忧草，雾里仍看解语花。

生事艰难疲战乏，冷官最易老年华。

司农最是翁常熟，归去与农话桑麻。

看透世事心灰意懒的漆树人返还家乡时，可能不会想到今后他将必然地走进斑竹园红色风暴的台风眼。《金寨红军史》中的漆树人是位着墨不多的开明乡绅，在有限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人、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还有一段：“1928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做漆树人的工作，动员他将他们带领的3个班农民武装参加到杨晋阶民团中去……漆树人也认为这是发展他个人势力的上策，更相信周维炯和漆德玮的才干，所以同意了。”

漆树人的曾孙漆重诚告诉我们，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曾祖父漆树人把漆德玮、周维炯等族内子侄都唤了去。后者则借此机会建议漆树人想办法搞枪，建立自卫队。于是漆树人找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借了十几条枪……这件事在《金寨红军史》里有相应的记载，区别在于史料上写的不是“李鹤鸣”，而是“柯干甫、柯寿恒”，此外漆树人还将在武汉买的六支枪也一并交给了漆德玮和周维炯。漆树人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想干什么事，我不反对，但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你们就不要给我增加麻烦了。其实漆树人知道他们在搞共产党，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漆德巧和漆德珅都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佯装不知而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不反对红色运动，但也不希望把事情惹到家里。

有价值的历史在于历史的真实，对漆树人以及当年那些与他类似的有财

产、有地位的乡绅进行读解，离不开对总体历史境况和个体文化视角的考量。实际上漆重诚和我们都无法还原当年漆树人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政权体制（虽然有些失望）的“旧臣”，且在体制笼罩下续延尊荣的一名体面的乡绅；另一方面，他的骨肉血亲的儿子们，偏偏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要彻底砸烂这个体制的不归之路。

我们相信，在树影葱茏的斑竹园小河村，在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月夜里，漆树人有过许许多多辗转难眠的时刻。老先生的文化、阅历和见识使他对“革命”及其代价的了解多于常人，他清楚革命是危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走出家门很可能再也回不来。同时他还明白，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踏上了这条道，就算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事关这双重“不归”的现实思考，或许还需要确认他精神基因里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最终决定了漆树人在1920年代对待革命的态度。

我们无意讨论漆老先生对革命的动因与忠诚，事实上，“革命”从来就不是个边界清晰的话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革命的宏大主题，是由当时每一个具体的微个体来阐释的。漆树人的个人选择无关革命的成败，但正是无数个漆树人，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的一个精彩部分。无论是自觉地投身革命，还是被席卷或裹挟，他们都客观地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红色史诗。

何况，他除了“不反对”，还做了一位革命者的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并承受了参加革命的儿子“不归”之后，一位父亲所需要承受的一切。

斑竹园有一个村庄，叫“老鸱窝”。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乌鸦被寓意为晦气的象征，是一种不祥之鸟。曾经我们对诸如地主一类的文学形象，有一个放之四海妇孺皆知的比喻，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来奇怪，连乌鸦的别名，各地也是“天下一般黑”地统称为“老鸱”。

后来我们知道，老鸱窝村真的给当年风声鹤唳的旧世界招去了许多晦气和不祥。

漆先涛是老鸱窝村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本人先是私塾先生，后在笔架山农校和火神庙列宁小学都教过书。我们习惯性地《金寨红军史》里寻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关于漆先涛的记载，可见他不是一个被历史特别关注到的有名人物。历史的经纬脉络网格粗疏，被筛漏的永远都是无足轻重的细微碎片。在很多时候碎片当然无关乎历史宏旨，可是对于某些人或某个已经消失了的事件来说，碎片也可能就是他或它历史的全部。

我们静静地瞧着漆仲存——漆先涛的曾孙，仿佛与历史相对而视。我们想象，那年那月的那一天，那位名叫漆先涛的私塾先生出现在老鸱窝的村头，

独自行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他眉头皱成肃杀的“川”字，胸中似有重重的心事。正值春夏之交，草木葳蕤，路边的婆婆纳开得绚烂惹眼，这些豆粒大小的野花，单个看来柔弱无比，聚合起来却有嚣张之势，犹如簇簇幽蓝的火苗，蓝森森地烧遍了大块田径。展眼便能望见漆家的村庄，那连成一片的田舍蔚为大观，漆先涛回头看看，掸了掸青色的长衫，不禁加快了步伐。

“周维炯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在我老太漆先涛的教育下。”66岁的漆仲存提起他曾祖父时，略显激动，“我爷爷漆德玮和周维炯参加了地下党，那时候叫‘黑杀党’，当地人最初不叫共产党，那是后来公开的名字，夜里杀人，所以被地主大户叫做‘黑杀党’。”

周维炯、漆德玮都是立夏节起义的领导人和金寨红军最早的创建者之一，两人先后担任过红32师师长，分别出任过红11师、红2师师长等职务。前者被错杀于“肃反”，后者是被派往中央苏区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对于晓伏夜出的革命者，农民漆仲存似乎并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贫农的儿子周维炯和地主的后代漆德玮能够成为同一战壕的手足兄弟，并不是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这根信仰的红线就能够维系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曾祖漆先涛的人格魅力，他教育和熏陶了一代革命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一个少年终生的理想和血液因子。

周维炯是漆先涛的外甥。漆家虽为大户，倒也不曾威福乡里，礼薄亲友。贫农周德怀运气好，娶的是漆家的姑娘种的是漆家的地，尤其是借近水楼台之便，他能把七岁的长子周维炯送到漆家塾馆跟着妻舅识字念书，好歹这一辈子不再像他那样斗大的字不认识两稻箩。在所有的学生中，漆先涛最是钟爱这个聪颖敏思的外甥，不过周德怀也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在笔架山农校接受进步思想洗礼的妻舅，胸怀天下地引导着他的儿子，最终把一家人都送上了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条道。

那，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差事啊！

在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1920年代的中国，赤贫的无产者并没有多少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女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潮，至少在金寨，这一历史重任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是由一部分地主家庭承担起来的，恰恰是那些有产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义无反顾地“革”自己所属阶级的“命”。如果没有漆先涛的早期启蒙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很难猜想后来的周维炯将会步往怎样的人生方向。周维炯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老小在家照料父母支撑户门，老二和老三两人以后参加的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现在我们已经寻找不到任何历史佐证，来复原当年同一个屋檐下兄弟阅于墙的场面，红军周维炯后来与他那两个白军兄弟是否见过面，以及双方见面可能会发生点什么或者什么都

没有发生？一切不得而知，所有都湮没于年复一年春秋落叶的尘埃之下。在国共双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这个家族简直就是一段一言难尽的历史缩影。

我们无法穿透历史的迷障，去直接与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的革命者的心灵对视。我们今天只知道，漆先涛，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私塾先生，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前景，甚至不惜担待杀头的匪逆之罪，教育子侄走向了当时还是重重暗夜的革命道路。

漆先涛有四个儿子，漆德玮是长子。

作为漆德玮唯一的后人，漆仲存没有见过他那位担任红军师长的祖父，实际上就连他的父亲对漆德玮也没有任何记忆。漆仲存说，祖父牺牲时年仅21岁，他最后一次来家，父亲才3个月大，祖父在家里待了不足一个时辰。

那日一队红军蓦然出现在老鹅窝村，漆德玮将队伍安置在不远处的石桥湾河边，带着两名卫兵朝家里走去。这一天，他的儿子出生有三个月了。他见到妻儿亲人时的情景细节如今已不可复制，何况他也没能在家待多大一会儿，河边便鸣枪催促他该起程了。形势不太好，强大的敌人正在逼近。漆德玮离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和母亲说的：“妈，我走了……妈，你们把家里的田给没有田种的人家种，房子给没有屋住的人家住……”

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从此儿子再未归。儿子临走时的那句话，母亲一直记到了死。

漆德玮有一匹白马，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能跟着部队转战了，他舍不得这个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派人将马送到住在墨园的岳父高鲁钦家去养伤。养了一个多月，形势变得越发的恶化、紧张，周围乡邻都知道老高家有一匹共产党的马，高鲁清不敢再继续养下去，把马杀了，将马腿送到老鹅窝村算是给亲家报个信。漆先涛一见到马腿，整个人就软了，倏然放声大哭，说马倒了，儿子回不来了……马倒了，儿子一定回不来了……号啕，泪如雨下。

二 婚礼与洞房

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是1927年。那一年给我们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以4月12日的上海和7月15日的武汉两个血光凶煞的标记为转折点，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权突然动手反共、清共，施行白色恐怖，全面捕杀共产党员和镇压工农运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过一个，全中国的共产党人牺牲了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遭到破坏。

后来的教科书上一般这样表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一句台词家喻户晓，大地主胡汉三跟随国民党军队回到村庄，将乡亲们全部赶到打谷场，把憋着一肚子的仇恨都凶狠地嚷了出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就是那一段历史镜头的重现。

麻埠、流波滩、燕子河、斑竹园、丁家埠……云阴了，天变了，白色恐怖宛如一股逼人的寒流凛冽地掠过山川原野和人们的心房。

皖西的雨季让人有些杌隍、惊骇，天与山、山与水都仿佛被雨幕缝合成为一体，山洪如野马奔腾般地怒吼着，似乎随时可能把阻拦在它前方的一切撞碎、吞没。对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大别山里的那些被时光洗出琥珀色的故事，尤其令人着迷，可是2016年的雨季来得非同寻常，它呼啸滂沱地携来了突破历史极值的降雨量，一度使我们的采访中断。在那些各处紧张于抗洪抢险的日子，我们焦灼不已地继续着对金寨红军史的探访和思考。这时一位朋友的微信推送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大爷大奶，他们新婚当天，我大爷奉命出征，激战三天三夜，后牺牲，年仅22岁，而我美丽贤惠的大奶，亲耳听到大爷牺牲的消息，当场吐血而去！（俗称一口恼）年仅20岁，多么美丽的年华，多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每年的正月十五和清明，我们都会怀着无比的思念和敬仰去看望他们，每次，我都泪流……

战争，爱情，人性，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素材。我们当即通过朋友联系到微文的作者周晨女士，进行电话采访。

“我大爷叫张传楷，南溪镇麻河村人。”周晨说，“他老人家是1910年出生，1932年牺牲的。大奶的全名叫余嗣明，1912年生，和大爷同年去世。”

周晨管张传楷和余嗣明叫“大爷”和“大奶”，她的公公张家驹是张传楷和余嗣明的继子。“我公公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大爷，他们原本是叔侄。”周晨解释，“当时大爷和大奶都已经不在了，是大爷的父亲担心他们这一支绝后，才代立了继子。”

在金寨县档案馆出具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上，张传楷烈士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29年3月。1929年，又是那个春雷般爆发的年份，不难想象，在那一年张传楷是如何在赤浪滚滚的暴动中心跨入革命战壕的。他一定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在禅堂、吴家店、南溪、丁家埠一带与地主武装进行过殊死的混战，他以19岁的热情参与了豫东南革命根

据地的开拓，在多次反“会剿”中把《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响了大别山。1932年，这位红25军73师254团的营长（请注意这里的身份，引自1985年8月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填报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在霍邱县的无阳集（请注意这里的地点，同样引自上述登记表）因战牺牲，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如火如荼的22岁。我们无法查证到张传楷更多的讯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就连由金寨县人民政府替张传楷烈士立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都对历史的精准性显出某种自嘲式的无奈。那块镌有红色五星和金色碑文的墓碑这样写道：“张传楷（1910-1932），男，汉族，中共党员，南溪镇麻河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红25军75师224团第三营营长。在四道河作战牺牲。”

张传楷、余嗣明夫妇的故事首先打动了我们，让人忍不住就想落笔，但是经过再三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重述这个故事的急切愿望，暂且只把历史引述到这里。我们认为那篇张传楷烈士的孙媳妇周晨女士撰写的微文——由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家族往事，可能更能代表某种历史的真实。

也许这是一个平凡而又老去的故事，但是它凄美，而又伟大。它震颤着我们这群浮躁的心灵！

那么简单的仪式，甚至，英都没有一条新裤子，一双新鞋子，只有一件鲜红的碎花小袄，却衬托出了洋洋喜气。没有新房，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子，可是英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满满的幸福，满满的渴望！因为今天，她要嫁人了，嫁给那个让她脸红心跳的男人，楷。

坐在床沿的英，娇羞地低着头，手指轻轻绕着她那又黑又长的秀发，心中，眼底，全都是楷！能嫁给心心相印的人，是多么的开心，英觉得满满的快乐和幸福都快要挤破她的胸膛冲出来了！

“回来了！”谁喊了一声，英一激灵，从床边站起，带着羞涩和快乐走出房间。是的，回来了。屋外，葱翠的绿树，微风佛面，稻场边的花儿尽情开放，枝头的鸟儿竞相歌唱，浓绿的大树下面，他回来了。

那样雪白雪白的一匹大马，那样英俊伟岸的他，就那么骑在马背上。那浅灰的军装，破旧，但，在他身上，挺拔，半旧的军帽，戴在他头上，俊朗！那样浓的眉毛，那样挺直的鼻梁，那样英气逼人的眼睛正紧紧地看着英！英一阵晕眩，莫名地手足无措，心跳的声音像鼓点在耳边响起，震得英心慌意乱！楷轻盈地跃下马背，径直走向英，伸出那双又粗又大长满枪茧的大手，温柔地牵起英的手，深深地盯着英：“我回来了，进去吧！”英傻傻地转身，跟他进屋。

简单的仪式，但是在楷和英的心中是最隆重的婚礼；简陋的新房，在楷和英的心里是最美的天堂；亲人战友的祝福，是楷和英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楷满足地牵着英坐在床沿，爱怜地看着温柔的英，看着她秀丽的眉眼，红润的脸庞，小巧的嘴儿，他想把她看个够，看进心里，印进脑海里，融入灵魂里！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给她他该给她的一切，他不能陪她太久，也许只有一晚，也许一晚也没有，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革命需要，他随时就要离开她。“嫁给我，会后悔吗？”“不！”英猛地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着坚定的光。楷一把拉过英，让她偎进自己温暖的怀里，下巴轻柔地触着英的额头，那双大手轻轻地抚摸着英又黑又长的辫子。幸福像一道光环，紧紧地锁着这对沉醉的新人。多么多么希望，希望时光就此静止……

一声号声，是的，一声集合的号声，穿过葱翠的树梢，穿过小小的稻场，急速地传进楷和英的耳朵。刹那的惊愕之后，楷和英站了起来，英理楷的军装，正正他的军帽，踮起脚尖，狠狠地亲了一下楷的唇角，拉起他的手，快步走出新房。

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正立在屋前，楷瞬间的不舍，在眼底划过。他快速地跨上战马，回头，帽檐下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流露出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他要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亲爱的爱人！转过头去，楷握紧了缰绳，挺起胸膛，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他要上战场了，亲爱的爱人，再见！那匹充满灵性的大白马，竟然在飞奔的一瞬，对着英眨眨眼睛，甩甩耳朵，然后载着楷飞奔而去……它也知道向这位新婚的妻子告别！

英呆呆站着，胸前的辫子还在不停地晃动，手上还有楷的体温，脑海里还是楷那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她知道楷不能陪她太久，她早就做好了准备，但是她不知道这么快，楷就奔赴战场了，还没有甜言蜜语，还没有儿女情长，还没有洞房花烛夜，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爱恋倾诉……英雄又奔赴战场了！可是英并不觉得难过，她仍然是满满地幸福着，只是将幸福变成揪心的等待！

英的等待，充满了惊慌，因为外面的枪炮声那样激烈，充满了不安，因为那场战斗是那样的残酷艰难！每一声枪响，每一声炮响，都在英的心头炸开！英颤抖地等待着，无助地等待着，撕心裂肺地等待着，祈祷着……等待着枪炮声能停止，等待战斗早点结束，等待新婚的丈夫早点归来……

像是等了几生几世那么长，响了三天三夜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平息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泗道河，硝烟染黑了碧蓝的天空，鲜血染红了绿树黄土，血腥改变了空气的味道，那场战斗太残酷太艰难了！战场上下来的战士，让每个人的心都疼到颤抖，他们又胜利了，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让人们不忍目睹，心，都疼到无语！